

壹、前言

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一度身陷第二次世界大戰、歷經10年文化大革命，與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兩個高速發展時期（約1940～1950年在美國和1960～1970年在英國）失之交臂。雖然自1986年重建教育哲學以來30年的努力已經顯露了一定的成果（馮建軍，2015），而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受1980年代以來國家政治經濟環境影響也相對低落（Cuypers & Martin, 2014: 222-223; Waks, 2008: 12），但是在學術發展的規範性（指知識有效生產與累積的制度）、在迎接市場及資訊技術對知識生產的挑戰實現國際化、平衡實踐與學術方面（指利用現代學術出版推力和資訊互聯網平臺較好地面向國際、面向實踐），英語世界教育哲學較之華語世界教育哲學，¹ 至今仍舊顯得領先一步。本文試圖從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學科文獻的視角，特別是以往尚未重視的文獻和新近興起的一批文獻的視角，取其間承前啟後之有機關聯，以探究自1940年代以來英語世界教育哲學發展的活力源泉，剖析其自我評檢累積進步的良好傳統以及面向實踐（迎接市場化、資訊化社會的挑戰）展露新貌的成績；與此同時，在對比中，思考華語世界教育哲學發展的當下位置，增進其自我優缺點認識，以求繼往開來之啟示。

貳、理解教育哲學學科文獻

在Chambliss (1996a) 主編的《教育哲學百科全書》(*Philosophy of*

¹ 在華語世界教育哲學裡，依學術規範性、面向國際、面向實踐的標準，臺灣教育哲學較之中國大陸教育哲學又略顯優勢。筆者認真閱讀過的臺灣蘇永明（2014）的〈意識形態批判在教育研究中的運用〉、黃藹（2016）的〈亞里斯多德悲劇美學在教育哲學上的蘊義〉，都是其較高學術水準的例證。臺灣教育哲學在國際交流上的累積優勢源自1960年代開始培養的數批以教育哲學為專業的留學生，而2016年臺灣教育哲學學會的成立、相繼的網站建設等，都是國際化的持續表現。在臺灣教育哲學面向實踐的典範方面，則可舉筆者逐篇閱讀過的林逢祺（2015）的《教育哲學：一個美學提案》為例證。

Education: An Encyclopedia) 中，Nelson (1996) 為文介紹了教育哲學的文獻：除了分別在哲學和教育學的圈子裡可以尋找到教育哲學的文獻之外，教育哲學自身的圈子也有若干源頭提供文獻，如教育哲學學會年會論文、相關期刊雜誌、百科全書、研究手冊、國家資訊資料庫、學位論文和相關著作與書評。進一步從學科化的角度來看，教育哲學的學科文獻包括教育哲學教科書、教育哲學學會期刊、學會年會通過評審的論文集、學會成員的專著、教育哲學優秀碩博論文、教育哲學家傳記或訪談、在百科全書和研究手冊 (handbook of research) 中有關「教育哲學」的篇章等（參附錄筆者整理的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學科文獻搜索指引）。另外，有關教育哲學學科性質與發展、檢評教育理論的文獻，即使散布在非本領域學會期刊如《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報》(*Th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*)、《哈佛教育評論》(*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*) 等，也都是教育哲學學科的核心文獻。

相對華語世界教育哲學目前總體不及英語世界教育哲學的狀況而言，我們對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學科本身探討文獻的掌握倒相對完整。暫且除去自英語世界教育哲學引入中國以來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為止，幾近與世界同步（馮建軍，2015：31）；1960年代自臺灣的歐陽教老師留學英國引入分析的教育哲學以來，代表華語界置入了教育哲學發展新階段的脈絡（簡成熙，2011a：347）不說，² 近年臺灣楊深坑（2011，2016）老師的鴻文〈教育哲學研究歷史發展之國際比較〉及〈教育哲學學術性質之歷史發展分析〉，更是基於深厚的文獻基礎，展露西方教育哲學發展的軌跡（不僅涉及英語世界，也涉及法國、德國教育哲學）。大陸學者邵燕楠（2005，2011）引入「現代教育哲學」的觀念——指不僅有了「教育哲學」之名，進入大學課程教學，而且建立了研究學會以後的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哲學

² 1961年美國《教育研究評論》(*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, RER*) 2月出版每三年一度的教育哲學回顧評論文章後，當年7月華語世界的《現代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》就進行了摘譯，反應非常迅速。可惜的是，摘譯以簡略提供資訊為要而失去了原文犀利系統評析的內容。有關其評檢之精髓，詳見本文第參節。